



通俗小叢書

英雄的殘廢軍人胡家吉

陳 益 編寫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英雄的殘廢軍人胡家吉

陈 益 編写

白純熙 插图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$\frac{1}{36}$ 开· $\frac{17}{18}$ 印張·13,000字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·10,000

統一书号: T 7105·197

定 价: (5) 0.09元

“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，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：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，——这样，在临死时候，他就能说：‘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，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

双目失明的革命残废军人胡家吉，正是沿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条道路前进的。

胡家吉是湖北新洲县宝龙乡肖家老屋塘的人。祖父、父亲和他三代人都是靠卖工、种佃地和讨米过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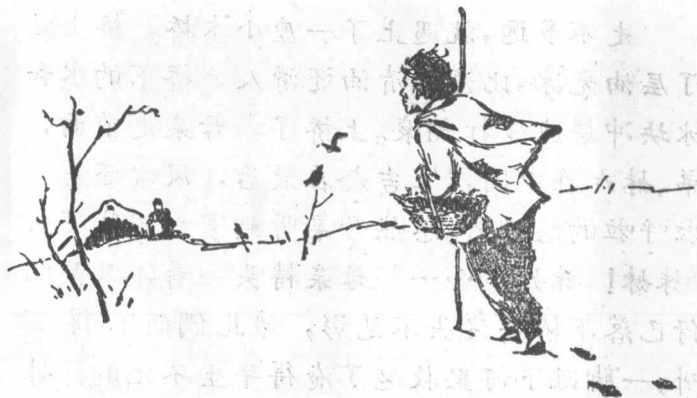
1948年秋季，年成本来是好的。可是地主胡生甫把租子要去以后，接着把佃给胡家吉家种了四、五年的3斗8升田也夺回去了。这田

本来是满满的蒼蒲、野荸薺，由胡家吉的家里种肥了，可是胡生甫却硬橫心說这田被胡家吉家种瘦了，他划不来。这一下可叫胡家吉家里真是过不去。往年有田种，虽然沒粮食吃，有母鷄还能借到蛋；这年佃田被地主夺去了，打下粮食交了租还了債，沒吃的怎么也借不来。没办法，数九寒冬全家6口只好出外討米。

討米的头十多天是在麻城林店大山里度过的。十多天工夫，全家人沒有一天混过肚儿圓，又餓又冻，6个人病了3个，9天头上家吉的二妹就活活的給餓死了，家吉通身发肿发烧，走不动路，要母亲討来給他吃，父亲的肺癆病一天天厉害，一睡再也起不来，母亲怕父亲象二妹一样死在外面抛尸露骨，于是請了同乡人把父亲抬回了家，一回家父亲就死了。

母子們掩埋了父亲的尸体以后，家里沒法安身，又只好出去討米。这回是到麻城剝皮河大山里。家吉的病仍然沒有好，母亲一个人討来的粮食要喂活5岁的弟弟、妹妹和帶病的家吉。天晴还能討到一点，天雨下雪，就要硬硬

的挨餓。有一次，連連下了4天大雪，母子們就住在剝皮河邊一間四面无壁的獨屋里。娘怕



漫天罩地的大雪天，娘去討米來給孩子們渡命。

兒受了凍，哥哥怕弟妹們喂了山貓子（老虎），每天只是娘出去討來半碗豆渣給4口人渡命，娘兒們日夜哭泣着。到了第五天，前面豆腐店老板連豆渣也不肯給了。雪還在漫天罩地地下着。家吉說：“大呀（新洲人把母親叫“大”），我們再不走恐怕只有餓死啊！……”

娘說：“乖乖，下這大雪走到哪里去呢？”

家吉說：“到墻子里去，到墻里人家是不会望着我們餓死的。”

娘說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走不多远，就遇上了一座小木桥，桥上結了层油光冰，比澆了清油还滑人，桥下的水和冰块冲得連連打翻滾。上桥了，母亲走前面，弟、妹走在中間，家吉走在最后，风雪还是呼啦呼啦的怒吼着。忽然母亲听到家吉蹬脚哭叫“妹妹！妹妹！……”母亲轉头一看，只見四仔已落下桥去沒头不見影，娘儿們顧不得哭叫，一脚跳下河里救起了淹得半生不死的妹妹……。

旧社会給穷人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难过；在旧社会里胡家吉的家就是这样的穷。

三次參軍保翻身

1949年4月間，共产党解放了胡家吉的家乡，胡家吉翻身了。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，并且很快当上了乡的民兵中队副。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运动中，胡家吉在党的领导下，日夜不

停地和群众在一起斗垮了地主恶霸。

1951年3月，区上傳来参军运动的消息，說是要彻底消灭国民党，保卫翻身果实。胡家吉想，是呀，前天还有人說我斗恶霸太过火了，說国民党来該我死得成，蔣介石、国民党反动派沒有最后消灭，穷人的翻身日子是不稳当呀！他决心要求报名参军，并把自己的心思告訴了母亲。

母亲扯住家吉的手哭了：“儿呀，我娘儿們沒过一天好日子，恰恰来了共产党日子有希望，你就要去当兵……。”

家吉劝慰他的母亲：“大啊，你老人家年紀大，比我受的苦更多，你曉得亏共产党来翻了身，翻了身还得保住好日子，要不，又得受苦啊！”

母亲听了，过細想了想，家吉說的对，她不哭了，还赶忙做了新鞋新袜，欢欢喜喜地准备着送自己的儿子去参军。

由于胡家吉的带头和发动，这个乡第一次到区上报名应征的共有十多个健壮小伙子。可

是經過檢查身體，別人都考取了，就是胡家吉因為頭上長了癩痢沒有考取。

回家以後，胡家吉屁股沒落凳，到處找人問診癩痢的方子，一個老人告訴他：癩痢用楊皮調棉油擦，可以診好，胡家吉就千方百計地打聽，說了許多好話，才從別家借來了兩酒杯棉油，經過細心的診治，終於診好了癩痢。

第二次參軍号召來了。他又帶領着一批民兵去應征，可是這回由於大腿上淋巴腺發炎，別人考取了他又沒有考取。

許多人說起閑話來了，有的說：“胡家吉，胡家吉，當不上兵，沒出息。”有的說胡家吉是叫人家去當兵自己不去。這些話胡家吉都懶得聽，他還是決心要參軍。第三次參軍号召下來以後，他仍然動員了一批民兵去應征，等到別人檢查完了，他才偷偷報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檢查過了身體以後，區上的同志告訴他：“家吉，你考取了呀！”“考取了！”家吉渾身是勁，他覺得這是他一生的最大光榮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胸脯挺得挺高，腰伸得更直。他說：“感謝共產

党！感谢毛主席！今天才是我胡家吉扬眉吐气、
献身保卫祖国的日子！”

双目失明

胡家吉原来入伍的部队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暂编第六团。由于他勤学苦练，靠攏組織，联系群众，不久就当上了副班长，还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。1952年10月他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跨过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
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这几个字，在胡家吉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力量。一踏上朝鲜前线，在几次战役中，他都同战友们一道打得非常漂亮。

1953年3月，胡家吉所在部队，在朝鲜中线开展了反击战。胡家吉是这次战斗主攻连的加强班班长，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天七夜。

战斗到第六天夜里，也是同敌人决生死的时刻，胡家吉正在指挥全班冲锋，敌人的炮弹象雨点般地落下，炮弹片、石头子四处飞射。

猛轟一聲，胡家吉覺得頭上鋼盔沒有了，眼面前茫茫的白雪，頓時看不見了，又覺得汗流滿面，他抬手揩去，臉上沾糊糊的好象泥濘，但又有腥味。“是血”！他想到自己是負傷了。頭腦一陣暈眩便栽倒在地上。

在連的救護所里，連長、指導員都安慰他，勸他下火綫休養。胡家吉堅決地請求說：“連長！我還沒有完成任務，我要繼續戰鬥。”連長、



胡家吉堅決地說：“連長，我還沒有完成任務，我要繼續戰鬥！”

指導員見胡家吉傷勢很重，又勸說不下，便命令地說：“胡班長，你已經完成戰鬥任務了，我們命令你馬上下火綫休養去！”胡家吉從連長、指導員顫抖的聲音中，聽到“命令”二字只得馬上回答：“是！連長！我下去，但傷好了我要求重返前綫！”

有一分熱就要發一分光

胡家吉回到了祖國安東陸軍醫院。醫師告訴他不幸的消息：“兩只眼珠都被彈片刺破，雙目失明了！”這一下叫胡家吉心涼了半截，不由得湧出一陣熱淚，他是多么的心酸！他知道重返前綫的希望沒有了……。一個剛滿23歲的青年便瞎了雙眼，還能夠做什麼呢？思想痛苦得使他飯也吃不進，身體更加瘦弱了。這時候醫院同志們很關懷他，院長親自找他談話，安慰他，給他講蘇聯無腳飛將軍和保爾·柯察金的故事。後來胡家吉思想轉過來了。他對自己說：“保爾全身癱瘓，躺在床上也還為祖國、為人民工作；無腳飛將軍經過艱苦操練，把假

脚当成真脚，也能駕駛飞机冲击敌人。难道我胡家吉就不能学习他們嗎？不！我可以学习他們，我的眼睛虽然瞎了，但是心还在跳，心还是热的，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。”

想着，他給自己打定了鍛鍊劳动本領的主意。开始，他請护士給他指引用水池，自己洗衣裳；接着他便摸着打扫病房卫生，抹窗戶、倒痰盂、給同室伤员倒便壺，还自抱奋勇地背不能走路的伤员上廁所……。这些劳动渐渐熟練了，胡家吉的心情也舒暢起来。当出院之前，他还获得了医院特等休养模范的光荣称号。

他是一等殘廢軍人，1954年元月，領導上确定把他送到湖北省荣軍教养院。胡家吉听了“教养”二字就很不舒服，他开始琢磨：“教”是教育，“养”是养活。那就是說，一个人进了教养院，除了学习便是吃飯，成年累月一辈子都是这样。他說，我还有脚、有手，我要回乡生产，要自做自吃不能要国家来养活啊！

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同房住的同志时，大家都关心地劝阻他：“老胡啊，別想得好啦，

說話怪容易吧，回到农村困难就多了，一个没眼睛的人，到农村走路也困难啦，还能講参加生产？……”

胡家吉說：“不怕，困难是有的。但是，家乡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，乡亲们们的声音我都听得清楚，家乡的道路我也熟悉，这同有眼睛的人一样；眼睛了看不见做活，是有困难，但是做多了，就熟了，熟能生巧。”

1955年11月，胡家吉回到了家乡。他回家以后，社里、乡里和县里的干部都来看望他。热情地向他介绍家乡几年来的变化，乡党支部書記还亲切地对他说：“家吉同志，你回来生产我們非常欢迎，希望你好好干，相信你一定干得好的。”胡家吉答复支部書記：“有党的教育，困难是难不住革命軍人的！”

“为社会主义吃点苦我觉得很幸福”

回乡不久，塘里男人们都修堤去了。剩下些妇女没人领导生产，不够积极。胡家吉觉得自己也有責任，他便来自串門、召集妇女开会，

发动大家积肥搞生产。在串门的时候，发觉12个妇女没钱买筛子，他便把自己的休养补助金拿出9元，帮她们解决了困难。这样，妇女们都欢欢喜喜地抬起了水车，去车塘挑泥积肥。

塘车干了，胡家吉也办好了筛子扁担同大家一起挑去，别人劝阻他，他不同意，说：“你们能做，我更应该做啊。”起初，他带着5岁的腊苟儿（他的孩子）给他领路。他挑着担子，腊苟儿就在前面牵住爸爸的衣裳，告诉爸爸：哪是大路，哪是小路，哪里上坡，哪里过沟；家吉就听着腊苟儿的指引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探着、走着，虽然不很容易，接连三担泥巴还是挑到了目的地。

到挑第四担泥的时候，一群小伢都跑下畈来拣野荸薺吃，腊苟儿一看心就动了，丢掉了爸爸一股劲儿跑开，也拣荸薺吃去了。胡家吉在田埂上坐了好一会，腊苟儿越跑越远，喊也喊不着。这时胡家吉想不要别人领路，自个儿去干，但是他又想，那么窄狭的田埂小路，没有人领路怎么走法呢，遇上沟又怎么跨得过去

呢？叫別人來領路，他又怕耽誤人家的生產。最後他還是決定：干吧，說困難，這總比在朝鮮戰場打美國鬼子要容易得多哩！於是，他自個兒第一次挑起重担邁開了步伐。

負過重傷的人，加上眼睛一點也看不見，走起路來究竟總不象健康人那樣穩當，雖然他是那樣步步留心，想走得穩一些，但是總免不了晃晃蕩蕩，肩上担子象與他开玩笑似地顛顛簸簸。他四肢緊張得非常厲害，正在掙扎的時候，不料腳下一滑，連泥帶人跌了一跤！大家急忙扶起了他，當時有些思想不大開通的人說：“家吉啊，你何必要吃這個苦頭呢，你為國家負了傷，還怕國家不養活你。”胡家吉說：“為國家負傷的人多得很，都靠國家養活，國家建設不辦行不行呢？”也有人說：“好吧，你要勞動做點別的去吧，挑泥巴的事我們走快點就行，何必要你受這罪呢？”他說，“大家都忙，我挑一担就多一担啦，跌一跤算得什麼呢？再說本領總是鍛煉出來的。”他感謝大家對他的關心，還是自個兒堅持挑着。

跌下去又爬起来，爬起来又跌了下去，这天胡家吉挑泥，跌跤的次数真記不清了。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收获，不仅挑了30多担泥，更使他高兴的是把这段挑泥的路摸熟了，他数着这条路有12个沟缺，翻4个坡，走190步。并且还初步学会了挑重担走路的方法。他想到这些心里快乐极了。

下午回家的时候，母亲和爱人見他跌得满身是泥巴，对他又是关怀又是責备。但他笑瞇瞇地說：“不管你們怎么說，我也是不改的，挑几担泥巴跌几跤有么了不起呢，为社会主义吃点苦我觉得很幸福。”

在合作化道路上的斗争

胡家吉在医院和荣軍教养院的时候，都学习过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，1953年在东北医院养伤时，还同战友們一起，去訪問过黑龙江那儿的集体农庄，他深深感到党的合作化政策，給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农民带来了說不尽的幸福，农民要过幸福、富裕的日子，就要走合作

化的道路。1955年12月，他回家不久，肖家老屋壩的农民鬧着办社，他第一个报名参加。

他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合作社，同时，还摸着串門子，到处劝貧农和下中农参加合作社。遇到有不懂政策，思想有顾虑的人，他就耐心说服。一天他听人说打过15年长工的貧农肖森喜，不想入社，他觉得这一定是森喜不懂得政策，当天夜晚他就摸去劝肖森喜入社。

胡家吉說：“森喜呀，听说你不想入社吵？”森喜慢吞吞地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想着入社对你有什么不利吧？”

“我现在有了田种，单干也可以过日子；入社怕别人欺负我，……”

胡家吉說：“是呀，有了田，单干是可以过。但是不能这样就算满足了，共产党号召我們組織合作社，是为我們共同上升共同富裕，发展生产，过更好的日子。”至于怕入社受人欺负，胡家吉說：“这可不要担心，合作社是我們自己劳动人当家，共产党向来是依靠我們貧农的，还有什么可怕呢？……”